



# 美纳汉-曼德尔

〔犹太〕肖洛姆-阿莱汉姆著

戴 聪译





# 美纳汉—曼德尔

〔犹太〕肖洛姆—阿莱—柯恩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ШОЛОМ-АЛЕЙХЕМ  
《МЕНАХЕМ-МЕНДЛ》

根据《Шолом-Алейхем.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》

Том первый

Гослитиздат.Москва, 1959г. 版本译出

**美纳汉-曼德尔**

(犹太)肖洛姆-阿莱汉姆著

戴 驄译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2万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147 定价: 0.5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肖洛姆-阿莱汉姆是近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，“才能非凡的讽刺家和幽默家”（高尔基语）。本书是一个连续性的短篇小说集，写居住在俄国穷乡僻壤的犹太人美纳汉-曼德尔，为了发家致富，抛下妻子儿女，到大城市“淘金”；他搞证券生意，当捕客，做跑街，写小说，一次次上当受骗，挨打挨骂，弄得穷极潦倒；后来开设婚姻介绍公司，替人说媒，竟把两个姑娘介绍成为一对夫妇，大出洋相。作品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家的典型，反映“小人物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幸福的悲剧。作品中伤心的描摹，使读者看了不禁发笑，发噱的插曲又不得不令人掉泪，充分表现了肖洛姆-阿莱汉姆那种特有的幽默、辛辣的艺术风格。



肖洛姆-阿莱汉姆著

## 目 录

关于我的传记	( 1 )
第二版前言	( 11 )
“伦敦” (敖德萨的交易所)	( 14 )
“证券” (叶古佩茨的交易所)	( 44 )
百万巨富 (商人、掮客和“投机家”们)	( 78 )
可敬的职业 (美纳汉-曼德尔当上了作家)	(140)
造化弄人 (美纳汉-曼德尔当上了婚姻介绍人)	(159)
时乖命蹇 (美纳汉-曼德尔当上了跑街)	(185)
译后记	(200)

## 关于我的传记

(1903年致我最亲密的朋友И·X·拉弗尼茨基<sup>①</sup>的信)

我的亲爱的同志和挚友拉弗尼茨基!

您要我多少向您提供一点我的身世吗?我担心,为我立传恐怕是多此一举。一则是否为时尚早?再则我倒颇有意由我自己来写我一生的历史,甚至还能写出整整一本书来呢<sup>②</sup>。三则我非常之忙,当然是忙于文学创作。我自操写作生涯以来,著书的效率还从未象今天这么高过,产品也从未象今天这么多过。不管好坏如何,反正我写得很多。您是知道的,我甚至能用刀锋或者剑刃写作!惜乎生不逢辰,在我窗外,我们的人民个个闷闷不乐,谁都不想笑。即使笑,也是强颜欢笑……再说跟我们那些伟大的人——犹太老百姓和非犹太老百姓通信,也占去我许多时间。纵然如此,我还是为您抽出了整整一个小时(您可真会捣蛋)——给您写一点我的身世。也许这些材料对您的文章有用。那就愿上帝保佑您了!

您的忠实的朋友肖洛姆-阿莱汉姆

---

① И·X·拉弗尼茨基(1859—1944): 放德萨知名的新闻记者、民俗学家、文艺批评家。——译者

② 后来我在意大利开始写这本书,题为《肖洛姆-阿莱汉姆传,由其本人撰写》。——作者1913年注

……在离佩列亚斯拉夫<sup>①</sup>市（1859年我生于该市）不远，有个象指甲那么大的地方，叫沃隆卡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黄金时代——美好的、傻里傻气的童年时代。在这个芝麻绿豆大的沃隆卡，我父亲算得上是个闻人和富翁了；他是当地所有社团的负责人，大家都管他叫“诺胡姆·维维科夫先生”！而我们，诺胡姆·维维科夫先生的子女，也不是无名之辈！每个礼拜，几乎全镇的人都聚集到我们家来过安息日；每逢节日，人们就上我们家来吃饭；所有的新闻都汇集到我们家，再由我们家传出去。人人都乐意在我们家喝一小杯酒，在我们家谈论能降灵的腊比<sup>②</sup>，谈论政治，谈论一切。我们家对孩子管束很严，教育孩子要敬畏上帝，送孩子到优秀的教师佐拉赫先生那里学习。因此我们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虔诚的教徒。

每当我们聆听教师的劝谕时，泪水便夺眶而出，我至今还记得泪水甜滋滋的味道。教师佐拉赫先生每天都要给我们念一段喻世箴言，致使我们在祈祷时，捶着自己的胸，悔恨不迭，因为我们虽然虔诚，却罪孽深重；我们撒谎，贪馋，违逆父训，念祷文时敷衍了事，少念好些句子，还偷窃捐款箱里的钱（见《小刀》<sup>③</sup>）。何况我们还有不少违犯戒律的欲望和大逆不道的想法！我们有个同学，叫埃利，是克伊列的儿子，年纪比我们大一些，已经是个

---

① 即今乌克兰佩列亚斯拉弗利-赫麦利尼茨基，位于第聂伯河东岸。——译者

② 即犹太教教士。——译者

③ 这是肖洛姆-阿莱汉姆写的《儿童短篇小说集》中的一篇，下文所举各篇，大也都见自该集。——译者



未婚夫了。他常常给我们讲龌里龌龊的故事，使我们受到诱惑，害得我们堕落，年纪小小就早熟了。而教师却向我们念喻世箴言，听得我们涕泗滂沱，赶紧诚心诚意地祈祷，一句祷文也不拉掉，一面还抽抽搭搭地哭鼻子，捶着自己的胸脯，悔不该犯下这么多罪孽。

我自小想象力就特别丰富。把一幢幢房子想象为一座座城市，把一个个院子想象为一个个国家，把树木想象为人，把姑娘想象为公主，把有钱的小伙子想象为王子，把青草想象为百万大军，把荆棘和荨麻想象为非利士人、以东人和摩押人<sup>①</sup>，于是我就向它们发动战争，大肆杀戮（见《过节供奉的青枝》）。

我几乎在一眨眼间就可抓住各种现象和任何一个人的生动的特征。我身不由主地摹仿所有人的样子。从我们的教师佐拉赫先生、他的妻子、学塾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起，一直到醉鬼鲍鲁赫-别尔和长着一双罗圈腿的守夜人奥尼斯基止，我都一一摹仿过。由于这种滑稽突梯的摹仿，我不知挨了多少耳光。在学塾里，我是大名鼎鼎的丑角和滑稽演员。所有的人都笑得在地上打滚，可我自己却一笑也不笑。在家里，母亲一看到我玩这种把戏，就揍我。

在摹仿、化装、表演的才能方面可以和我匹敌的只有一个同学，但是他的本事并不仅限于此，他还能唱歌，唱得非常之好。他是我们腊比的儿子，叫麦耶尔，或者叫作

---

① 据《圣经·旧约·撒母耳记上》载，非利士人、以东人和摩押人均系以色列人的仇敌。——译者

麦耶尔勒·麦特维杰夫。他就是后来那个誉满艺坛的歌唱家麦德维杰夫。当他还打着光脚丫子跑来跑去，为一个戈比或者半个苹果给人唱一支绝妙的歌子<sup>①</sup>的时候，便已显示出伟大的表演艺术。我曾同麦德维杰夫搭档，演出《强盗》，这出戏是我们自己编的。麦德维杰夫扮演强盗，我扮演犹太穷人，其他同学跑龙套，扮演树林里的树木。我，就是说那个穷人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强盗：“你要拿我怎样呢？我是个倒霉的犹太穷人。可怜可怜我的老婆和孩子吧！”可是他，那个强盗，举着把切菜刀，唱着滑稽的小曲，说：他铁了心，说啥也要把所有的犹太人统统宰尽杀绝。

不管我们怎样淘气，怎样缺乏教养，可是我对一切生物却极富恻隐之心，只消看到马被役使得筋疲力尽就会感到心疼（见《玛土撒拉》），看到狗给打断了腿就会难过得掉眼泪（见《里亚勃奇克》），连猫这样不洁净的畜类我也喜欢它们，宝贝它们，至于患病的残废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（见《残废的姑娘》）。

我所以会酷好写作，说也奇怪，是始于我有一手漂亮的书法。这一手好字是从教师佐拉赫先生那里师承下来的。有一回，文亲见到我们做的习题字迹端正漂亮，就奖给我们

---

① 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支小曲：

我走到维连斯基路，  
人声鼎沸，  
只听见叫喊喧嚣，  
唉，唉，  
还有叹息和痛哭！……

——作者注

每人一个戈比（这是我拿到的第一笔“稿费”）。我自己钉了一本练习本，根据《圣经》和希伯来文语法，用漂亮的书法在练习本上写了（其实是东摘西抄了）洋洋洒洒一篇论文。我的“著述”使我父亲惊喜若狂，他一直把它揣在口袋里，逢人就拿出来，给人家看他儿子的字写得多好（那时我十岁），他儿子对《圣经》多么稔熟，对文法多么精通。但是我们的邻居阿伊齐克先生，他是个哈西德<sup>①</sup>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祷告时声音尖声尖气的象小猫叫，却说：“什么文法—武法的，全是胡扯淡，乱弹琴！……依我看，最主要的是书法。这孩子有一双黄金般的巧手！”（这是对 我的“第一篇评论”。）

我常常身不由主地进入幻想的世界、歌曲的世界（见《夜莺约谢列》）、音乐的世界（见《斯捷姆佩纽》）。我在过了宗教规定的成丁之年<sup>②</sup>后，爱拉小提琴爱得入了迷，为此挨了我父亲一顿好揍（见《提琴》）。

我们家破落后，我的父母从沃隆卡迁回佩利亚斯拉夫。在那里，第一次给我们缝制了后面开叉的常礼服。母亲故世后（生霍乱死的），父亲送我们到县小学念书。我学习特别勤奋，成绩比其他孩子好。十五岁上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完了一本俄文书。这本书叫《罗滨逊漂流记》。我没有花多久的时间去构思，就写成了一部自己的《罗滨逊》，题为《犹太罗滨逊漂流记》。我把我的小说给父亲看，父亲又把它拿给房客们看（当时我们家开了爿客栈）

① 一种带神秘色彩的犹太教派。——译者

② 犹太教规定，男子十三周岁成丁。——译者

——所有的人都惊叹不已。

从此父亲就把我当作一件什么瑰宝似的爱护备至。他把我从后母的监管下解放了出来，不许她打我，不要我带领弟弟妹妹，也不象过去那样逼着我去剁碎葡萄干（我们家开了个酒窖，取名“南岸酒厂”），不让我再给房客擦皮鞋，端茶炊，跑腿，当差，而所有这些过去都是我份内的事。

在我十七岁至二十一岁这段年纪内，当我还未正式执教和指望当上公职教士<sup>①</sup>之前，我如饥似渴地看书，并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。而我写的无非是摹仿我读的那类东西，大都是诗歌、长诗、长篇小说和戏剧，间或也写些我忽然想到的事情。我把我的“作品”源源不断地投寄到当时所有的犹太文和俄文的报刊编辑部去（我那时用希伯来文和俄文写作），各报编辑部得感谢上帝，它们总算有废纸可以生生炉子了……只有《辩护者报》<sup>②</sup>刊登过我的两三篇“作品”，还加了用小号字排的编辑附言：“你文笔甚佳，盼今后继续以你的文章使我们得到喜悦。”于是我就用希伯来文大写特写其文章，写了足足有几普特重，简直可以装满好几节车皮，可是其中没有一篇能讨得任何人的“喜悦”，我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！

---

① 公职教士（也译公职腊比或腊比纳）不同于犹太教的神职教士。神职教士处理犹太教的宗教事务，而公职教士则主持犹太士兵的入伍宣誓，办理人口登记和婚丧等事。公职教士系由犹太人选举出来，经沙皇政府的省长批准任命。——译者

② 《辩护者报》是用希伯来文印的报纸，先设在敖德萨，后迁至彼得堡，1860年创办，1904年停办。——译者

这时（1883年）出版了第一张用犹太人的口头语<sup>①</sup>印的报纸（亚历山大·采杰尔巴乌姆办的《人民报》）<sup>②</sup>，鉴于俄文报纸无意发表我的“长篇小说”和“剧本”，而我用古希伯来文写的文章也未能讨得任何人的喜悦，我便试着用口语，用曼德尔·莫伊赫尔-斯福里姆<sup>③</sup>的语言（那时我正巧看到了他写的一本书）写些游戏文章。结果，你们猜怎么着，《人民报》看中了我，一把揪住我不放，编辑采杰尔巴乌姆亲自给我写信，请求我（你们懂吗——是请求！）再给他们写点东西。从此我开始在《人民报》发表小品文，而我越是写得越多，他们就越是得寸进尺，不时地请我寄小品文去。加之，那时担任《人民报》撰稿人的又是莫尔德赫·斯佩克托尔<sup>④</sup>。他不厌其烦地鼓励我，要我千万不要中断写作，以致我直到今天还以此为业。不过当时，我的作品充其量是游戏文章，提供些笑料而已，直到后来发生了《小刀》的事，才改变了我创作的性质，也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忙于做生意——和我打交道的是金钱、交易所、证券，以及诸如此类与文学南辕北辙的东西。那时是我一生中最富有的日子，拥有一大笔巨款，本

① 即意第绪语，是一般犹太人通用的一种德语、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。——译者

② 亚历山大·采杰尔巴乌姆（1816—1893）：《辩护者报》和《犹太人民报》的记者兼编辑。《犹太人民报》创办于1881年。——译者

③ 曼德尔·莫伊赫尔-斯福里姆（1836—1917）：是LII·R·阿勃拉莫维奇的笔名。“曼德尔”的原意是书贩。他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文学的奠基者。——译者

④ 莫尔德赫·斯佩克托尔（1858—1928）：犹太作家，肖洛姆-阿莱汉姆的同时代人和朋友。——译者

来我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的，那条路，在有些人看来才是人生的正道。可我终于没去走那条路。有一回，我去基辅处理各种各样重要的商务，一天下来精疲力竭，便躺下来睡觉，可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索性起床，坐到桌旁，写成了，更确切地说，用我的心血凝聚成了一篇描绘我童年的短篇小说，取名为《小刀》。

写就后，寄给了编辑部，随即就把它忘了。

有一天，我翻阅《东方》<sup>①</sup>杂志，看到了一篇署名“克里季库斯”（即：杜勃诺夫<sup>②</sup>）写的一篇文学评论。这篇评论在东拉西扯时也提到了我的《小刀》。我的心狂跳着，一口气看完了“克里季库斯”关于我的那几句暖人心坎的话。他赞誉我的《小刀》，并且断定这名青年作家是有才气的，今后必将给我们贫困的意第绪语文学带来好的作品。

我满怀感激之情，眼睛里噙满快活的眼泪，又看了一遍好心的“克里季库斯”的这些句子，发誓要一篇又一篇地创作这类小说。自那时起，直到今天，这些温暖的、善意的话始终浮现在我眼前，每当我写好一篇新的东西时，我总要问自己：“克里季库斯”对这篇作品会作出什么评价。我的金钱早已离我而去，可是锐气却始终留在我身上，我坚定地握着我手中的笔。我应当感激“克里季库斯”呢，还是应当抱怨他——这不该由我自己来作出判断。

① 即文学政论月刊《东方丛书》。1881至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，其创办人为犹太政论作家兼出版家A·E·兰达乌（1842—1902）。——译者

② C·M·杜勃诺夫（1860—1941）：犹太历史学家、政论作家和批评家。——译者

我所患的恶癖（写作）已是那么不可救药，以致我已经不再是属于我自己，不再是属于我的家人，而是属于我们的文学，属于那个称作为“人民”的巨大的家庭了。





## 第二版<sup>①</sup> 前言

美纳汉-曼德尔并非小说中的主人公，他压根儿不是虚构的人物。他是个普通人，一名凡夫俗子，作者的老友。在生活的旅程中，他曾同作者共过患难达二十个年头。1892年，我们在敖德萨的“小交易所”相识，此后，手携手地遍历了叶古佩茨<sup>②</sup>交易所内的七圈地狱<sup>③</sup>，又曾结伴“去”彼得堡和华沙。两人不知有多少回落得分文不名，潦倒街头，虽曾一再改行，可是——唉！——却到处碰壁，上哪儿也找不到幸福。临了，不得不步许多人的后尘，移居美国。据说，在美国，犹太人的日子过得还不坏哩……究竟是不是这样，将来可据美纳汉-曼德尔寄自美国的家书判断。

眼下还是言归正传。十八年来，美纳汉-曼德尔前前后后写了许多信给他妻子谢妮-谢德尔，并陆续在各地发

- 
- ① 《美纳汉-曼德尔》第二版问世于1909年，收在为纪念肖洛姆-阿莱汉姆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而出版的《肖洛姆-阿莱汉姆文集》中，——原编者
- ② 叶古佩茨是肖洛姆-阿莱汉姆作品中一个虚构的地名，影射乌克兰的基辅。——译者
- ③ 犹太教认为地狱共有七圈。——译者